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銀瓶梅 第十八回 徵山寇陳升明薦 探營寨裴彪暗謀

詩曰：文忠武勇唐天子，山寇如何橫逆行？  
一怒天威徵殄滅，萬民感戴樂豐登。

當時唐玄宗聞狀元探花奏上，方知梁瓊玉所奏乃是二人，其懼罪改名，來京應試。惟前者有張九齡丞相已有書托交李學士，求彼秉公伸理，並瓊玉已陳奏明在先，只曰：「今二卿改名來京應選，原未知其情，並非汝二人之罪，乃汝本土貪賊官員禍之也，二卿無罪平身。」陳、劉謝恩起來，明皇一想說：「此命二卿，並為退期，益加恩賜謁祖，限一年回朝，呼調一到，將各貪官不法者拿住，重者斬首、輕者刑罰革職。御賜上方劍兩口，先斬後奏，並追回各家產業，任卿施行。但一事，前月江南松江府有本回朝，言虎丘山盜名古羈威十分猖獗，稱言先皇屈殺他父親，要報仇，屢屢劫害鄉民，本土官軍竟無能治伏，反屢敗數次，傷兵不下十萬。今二卿乃文員，怎能與敵？或擒拿、或招降、或押制、或收除此人，只須得三兩員勇將與卿同往。擒滅此寇，全郡平寧矣！」

李學士出奏曰：「自古有文事，必有武備。聖人訓示，千古不易之法。今招降已有二龍山為例，倘此寇不服，定必動兵，如打仗交戰，又非陳、劉兩文士所任，必得兩三員勇將為佐，待兩文士提調，方得合其濟用。但思怎能此人？」

陳升一想，即薦三將曰：「微臣有中表親，身為武舉之士司馬瑞，今來京都考選，但其武藝超群，性雄志廣；並有結義手足，一名馬英，一名魏明。三人皆我唐功臣之後，英傑之漢，一同來京取選，特居寓所，如得三人共往，何難收除這古羈威盜寇一人？」

明皇聞奏，允准：「卿既有此親友武勇之士，即敕令皆賜武進士出身，宣入見駕。」當時，命兵部侍郎往宣三英雄入覲。

且述司馬三人，還未知陳升薦他，心中狐疑不定，只得跟隨了宣調官來至午朝門外，駐足候旨。一刻，兵部入奏覆命，帝宣三人上殿。三英雄匍伏膝行，下跪金階，不敢抬頭，聽綸音。帝即降諭：「陳升薦三杰，共回江南隨行，往招討虎丘山古寇。」言罷，又命平身。三人謝恩，方敢起身。明皇即敕賜司馬瑞為都指揮，魏明封左指揮，馬英封右指揮使，帶兵五萬隨行，同劉、陳往討招安虎丘山。回朝有功，再行升賞。三人一刻得官，好不稱心得意，深謝皇恩，又感謝陳升招薦之力。當日，天子分發已定，駕退散班，文武回衙。

只有裴寬心中驚懼，知本省官員人人有禍，尚不知犬子私通古羈威並同謀害劉芳之事，故不投家書與聞。

再說劉芳、陳升擇了吉期，拜辭聖上、各同僚，出了皇城，往江南省進發。水陸行程數十天，方入江南境界。

先到松江府，帶兵入虎丘山。在山前擇地安下大營寨，遠遠見山上扯起大旌旗，「報雪父仇」四個大字。此日，古羈威聞知朝廷有兵來徵，即刻頂盔貫甲殺下，紅甲紅馬紅盔，手執長槍呼喝：「哪人出馬？」陳升曰：「來者山寇，是古羈威否？」

他曰：「然也，汝是何人？」

陳升曰：「本官乃本土奉旨巡按，今奉旨命特來赦汝前罪，招安歸護朝廷，保汝無事，追封汝先父。當今是個有道之主，追念汝父前功，定必子蔭父職，豈不為美？」

古羈威曰：「陳欽差，汝雖有再世蘇秦之舌、張儀之語，難以說動我心。是父仇，定必要報的。」劉芳即喝曰：「不分好歹的匹夫！先君被武黨殺害，非止一人，而且餘室殺戮者數百，豈關君上枉殺，今枉執報仇之語，來此落草為寇，汝今若不依從金石之言，只憂汝死無葬身之地也。」羈威冷笑一聲曰：「汝營中戰將贏得某者，自由汝等綁縛吾回朝，如弱於某者，即刻退兵，休來囉唆！」

陣前司馬瑞惱了，一馬飛出，大喝：「逆賊，某來與你比！」大斧打去，羈威長槍架開，一連殺了數十合，勝負未分。

只因朝廷大兵五萬多，數千嘍囉哪裡抵敵？敗走得四散逃奔，死者太多。

古羈威看見多傷兵丁，回手一慢，被司馬瑞大斧撇去。古羈威一閃，幾乎跌僕下，只得放馬跑走，招收殘兵逃入高山，緊守寨柵門，預備炮箭，不出。

唐兵幾萬數次來攻罵戰，但山勢高峨，樹木叢森，不能即攻上。故兩下停兵不動。

再說蘇州府城裴公子，此日聞松江府被朝廷起兵將虎丘山圍困，古羈威兵敗不敢出山；又聞劉芳未死，與陳升二人高中魁首，連捷高登，奉旨出為巡按本境，心中方驚不安，言曰：「此地眾官危矣。但幸得我們計算劉芳之謀未泄，他仍不知中吾害之由，不免親到虎丘山探聽古羈威敗得如何？且吾得異人傳授一制練毒藥，些少入腹，三天發作，朝發夕死，非凡藥餌所能救的，不免先往見陳、劉二人，假作拜探，方得進山下毒藥，弄死兩人，羈威方免禍，吾亦得安然無事。」算計定，將毒藥暗藏身邊，即刻動程。只帶兩口家丁，一天之間到了山前，有兩兵丁喝查問明，軍兵入報：「營外一人，自稱兵部裴公子請見，未知何人？」

劉、陳聞言，吩咐開營門迎接進內，一同見禮下座。公子即問：「劉賢弟被知府所害，焉能逃脫？及陳弟干連之禍，反得高官，實愚兄所不解。當日，愚兄見兩弟俱被害，已有家書上達家嚴，後又聞二龍山賊劫了法場，救了瓊玉，官兵圍陳賢弟之家，反得逃出，又殺死官兵，迨後一音不聞，只有本土官嚴追獲耳！今幸得貴，實為可喜也。」

劉、陳見問，將前後底細一一說明。裴公子偽為代喜，大贊奇能。聽罷，又言：「這日聞朝廷動兵征剿虎丘山，古賊首被殺敗，皆二人大才；又久聞司馬將軍英勇。」眾人謙謝曰：「公子過獎！」又命人擺設酒筵相款。

賓主入席，敘飲一番。

席敘半間，裴彪暗取毒藥藏於指甲，假酬酢交杯，將毒藥放下。初與劉芳抱杯，次與陳升傳杯。

二人哪得知裴彪下此毒藥？只言此酒是借道賀喜兩人因禍得福，今又高官顯爵，實為可喜也。劉陳二人接杯飲乾，兩相交酬。至住珪停杯，用過膳食，裴彪復言：「古賊不識時務，待吾明日往說此人投降，以免動兵傷殘，如何？」

陳、劉曰：「此長之策！惟此人執性強橫，弟兵初到，也曾勸陳誘導，他只硬雲執兵。兄長往說，只憂不從。」裴彪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他必允從；則我兵之利，不從亦無干礙。」

劉、陳允諾。裴彪宿山一宵，次日辭別，要進高山會見古盜首一人。因交兵公幹，劉、陳也不挽留。裴彪上馬，兩弟送出營外別去。

裴彪馬至半山，大呼：「嘍囉，休要冷箭，裴公子來探！」古羈威聞報，大開山門，迎接入門，方謹閉門坐下，羈威先開言曰：「今朝廷兵圍山腳，賢弟怎能上山？他兵怎肯由汝到此？」裴彪言：「先假探陳劉來領招降兄長，故他一心信之。」又言知下毒藥於陳、劉，不出三天二人毒死之計一番。羈威聽了，大悅曰：「幸也，賢弟相救助於愚兄，不勝感激！」

裴彪曰：「除此二人，是吾弟兄之利也，何言酬謝弟的？」羈威大喜。

是晚，少不免排筵，弟兄對飲。按下寨中二人。

卻說山下朝廷兵，此日見一道人赤臉銀須，自稱謝英登，是昔日護唐開國二十九家總兵之列，今特來請見主帥。兵丁入報，劉陳二人酌議曰：「久聞開唐有謝英登，後修道不仕，已經百三十四年，想必修煉成仙。今日來見，必有事了。」即刻大開山柵營門，二帥步出，恭身迎接進營中，請他當坐下座。二帥以師禮待之，側座。二帥劉芳曰：「不知前輩大仙師長降臨，有何賜教指示，吾兩人未知？」謝英登說何詞、有何指點，且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